

縛虎手（下）

十五

天香门的姐妹在大江南北活动，杀人越货出没如魅，作案十分秘密，常以美色为饵，以探索财宝的下落。她们作案的对象，不问身份只问财物与俊男，黑道朋友碰上她们，同样难逃厄运，因此结下了不少仇家。

可是，她们作案的手法干净利落，不留活口，极少留下线索，对方的朋友抓不住把柄，想兴师问罪而师出无名。虽则明知天香门的秘坛在贾家庄，也无可奈何，贾三爷为人精明，碰上实力强大的名宿高手登门讨公道，他会客气地请对方入庄搜查罪证赃物，白衣龙女也会矢口否认她是天香门的掌门。更不必说罪证赃物了，保证对方一无所获，乖乖道歉而走。贾家庄实力不弱，外表是黄州的殷实富户，全庄有老有少，上门问罪的人顾忌，闹至官府衙门，那就麻烦大了。

除非人赃并获，任何人也不能空口说白话，还良为盗，血口喷人。

当然，天香门的门人中，也有不少杰出的高手，每个人都是心狠手辣的美姑娘。她们也有不少朋友，甘心为美女拼命的英雄豪杰多的是。万一登门问罪的人要撒野，必将受到惨烈的报复。

天香门的姐妹，只有在作案时不露身份、平时在江湖行走，并不隐满自己的身份名号，在没有灭口的把握时、她们是不会下手作案的。而在争强斗胜时、她们也当仁不让拔剑而斗。有几位门人颇为出色、在江湖名号响亮。

白衣龙女本人当然很了不起，她的剑术足以跻身于一流高手之林。其他有三凤四燕五枝花，这些莺莺燕燕在江湖风兴甚健，芳踪所至，不但众生颠倒，而且雌威慑人。但在她们公然现身的地方，保证没有血案发生，血案发生的地方，当然没有目击她们的现场的人。

今天，几个凶魔到达了秘坛所在地附近。贾家庄在汉口镇的店号被砸了招牌、庄内外也受到外人骚扰、风雨飘摇，将有大事发生。白衣龙女终于被迫出现了。

灰衣太岁看了对方的声势，不无顾忌、用手指指点点地说：“一二三四五……十五个人、十五比八。”又转向金鹰道：“那老家伙是剑魔梁东海，怎么须尾断了一截？我对付他。你们能以一比二么？”

金鹰嘿嘿狂笑，笑完说：“大洪山三鹰怕过谁来？剑魔浪得虚名，交给在下就是，上啦！”

八个人大踏步出了草坪，向枫林前的男女迎去。

双方在枫林前的空地上见面。那位被高翔一剑削断了一段须尾的剑魔，阴阳怪气地不言不动，身后站着一位年轻人，剑眉虎目人才一表。

白衣龙女的右后方，是一位穿了天蓝色劲装的女郎，曲线玲珑，浑身充溢着青春的气息，极为动人。佩剑挂囊，右腰后加佩了一把外饰绣囊的短剑，长仅一尺二寸。她就是江湖上号称天下第一美妇、天香门四燕之一的凌云燕萧佩。在六位女郎中，她确是美得不俗，比白衣龙女不但显得年轻些，而且也娇些、媚些，她那双流光四转，令男人心动神摇的水汪汪媚目，确有令男人甘心赴汤蹈火的魅力。

灰衣太岁冲对方咧嘴一笑，点点头打招呼，干咳了一声，方向娴静微笑的白衣龙女说：“贾姑娘，贵门的三凤之一，彩凤贺竹君贺姑娘回来了

么？”

白衣龙女收敛了笑容，沉静地说：“还没有回来，她也用不着回来，她的家在荆州府，她有属于她自己的家。汤前辈问起她不知有何见教？贱妾也许能给前辈满意的答复。”

“那就好，希望姑娘能给老夫满意的答复。请问，贺姑娘半月前途经九江，引诱良家子弟，午夜血溅南浦，惨杀余二爷全家三十二口，劫走了价值千金的珍宝金饰，与一双价值连城的古玉璧，这些珍宝目下放在何处？”

“余二爷与前辈有亲？”

“不错，他是小徒的舅父。”

“前辈认为是竹君妹作的案？”

“不错……”

“前辈请拿来。”白衣龙女截住话头问。

“拿什么来？”

“拿证据呀！”

灰衣太岁左后方踱出一名粗眉大眼的中年人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在下千手仙猿米东风。是目击彩凤贺竹君，与余二爷的长公子余阔海在赏江亭结交的证人。那晚余家遭劫、在下恰好余家作客，天幸白天闹肚子，夜间内急上茅坑，无意中逃脱大难，曾亲见贺竹君带了两个侍女打扮的人，掳走两个大包裹，然后从后院放火，火舌冲上瓦面方行撤走。在下因一天多未进水米，上吐下泻头晕眼花，自知无法防范天香的袭击，不得不先求自保，不敢出面。最后入室抢救屋中的人，岂知全宅大小三十二口无一幸存，地窟金库已被洗劫一空。贺竹君这种残忍恶毒的手段、委实天人共愤，情理难容。”

白衣龙女脸色一沉，冷笑道：“米东风，你这些一口咬实的话就不对了，只凭你一面之词，大有血口喷入之嫌。”

“泼妇！你还敢否认贵门的人罪行？”千手仙猿厉声问。

“阁下不可冲动出口伤人，理不是声音大会骂人便可占先的，你千手仙猿半夜三更便武断地以为看清了竹君妹的面目，一不声张二不出面，你以为这些话便可采信，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半月前本姑娘知道竹君妹曾在武昌府游玩，我可以举出一百个证人证明她的行踪。”

一名中年化子拍拍胸膛，亮声道：“在下南丐汪培，便是证人之一。半月前在下于黄鹤楼下行乞、亲见贺姑娘偕同岳州府漪绿园的少主人同游，贺姑娘并且赏了在下一顿酒饭哩！你阁下在九江所看到的贺姑娘，如不是老眼昏花看错了人，便是看到了贺姑娘的鬼魅了。可是贺姑娘并未死，看到鬼魂不合情理。”

千手仙猿大怒，厉声道：“姓汪的老狗，你说我千手仙猿米东风说谎做伪证。”

“你明白就好。”

“你这贱狗……”

“呸！你少给我狂吠，我南丐行乞多年、走遍天下、见过的恶狗比你所见的人还要多，吠的狗不咬人，你再狂吠也吓不到我南丐。”

千手仙猿怒火上冲，招手叫：“臭化了。你给我滚出来说明白。”

南丐一挥打狗棍，大踏步迫上，冷笑道：“阁下吠得不够。还想咬人么？我南丐却是不信，你咬给我看看？”

千手仙猿忍无可忍，冲上左手扣出引招，右手再进来一招“白猿献果”

欺近抢攻。

南乞一声长笑斜移杖身，一棍劈向对方的膝弯。叫道：“这叫打断狗腿。”

千手仙猿身形奇快绝伦，铅身一跃，便从棍侧切入，束一记“叶底偷桃”，爪出如电。

南乞大概知道利害，不敢正面反击，拉身急闪，棍从背后反扫，叫道：“这叫摇尾乞怜。”

岂知千手仙猿委实高明，从棍上方飞跃而上，不退反进，猿猴般手脚缩成一团，凌空下扑。

“咤！”两人几乎同时暴喝。

千手仙猿闪电似的扑上了南乞的肩背，双手抱住了南乞的头十指硬生生扣入南乞的双目，双脚也挟住了南乞的双臂。

南乞的棍也在这生死关头，棍尾狠狠地反楔入负在背上的千手仙猿的谷道内，深入尺余方行势尽。

“砰！”两人重重地摔倒，两败俱伤，同归于尽，直至断气仍然抱得紧紧地，真够狠的。

金鹰撒下了金鹰爪，怨叫道：“不讲理就杀，强的人永远有理。白衣龙女，你答应奉送在下的礼物，给是不给？”

“你好不要脸，哪有强迫别人送礼的道理？”白衣龙女沉下脸叫。

一名中年人检查两个倒地的人，挺身站起说：“两人都断了气，不用我郎中费心了。”

灰衣太岁道：“余家三十二口血案的证人已被灭口，不用多费唇舌了，动手！”

左方的枫林中，掠出四个中年人，大叫道：“汤老兄，要动手先打个招呼好不好？”

灰衣太岁哈哈狂笑，说：“这不是打过招呼了么？”

走在前面的青衣中年人徐徐走近，笑道：“你老兄真不够朋友，下庐山也不通知一声，悄悄地就溜了，简直岂有此理，要不是兄弟消息灵通随后赶来，你老兄恐怕连收尸的人也找不到呢。”

白衣龙女脸色微变、冷冷地说：“庐山三凶全来了，还加上黄山双奇，今天这场盛会，有热闹可看了。”

中年人点头招呼，笑道：“这位姑娘，大概是宇内艳名四摇的天香门掌门白衣龙女了，幸会幸会。咱们从未谋面，想不到姑娘一眼便看出在下天池木客童凤梧的身份，不愧称一代掌门。”

庐山三凶，是隐居庐山的三位高手名宿，至庐山游山玩水的人，只要让他们三位凶魔看不顺眼，保证有杀身之祸，片眦必报，性情凶暴，凶名昭著，人见人怕。

灰衣太岁住在铁船峰，天池木客童凤梧住在天池附近。另一位叫穷儒公良日芳，就是第二位穿青袍的中年人，住在吴峰岭，外表文质彬彬，其实却是杀人不眨眼的人。

黄山双奇，老大满天星潘元瑞，老二地府慈航茅彦，两人都是武林中了不起的名宿。

老二地府慈航早年断了左手一段小臂，安上了一只铁手，这只铁手十分可怕，普通的刀剑难伤分毫。

白衣龙女淡淡一笑，说：“江湖人如果不知道庐山三位高人就不用江湖上鬼混了。”

“好说好说，在下乐不可支哩！”天池木客怪腔怪调地说。

白衣龙女转向黄山双奇道：“两位在黄山纳福，甚少过问江湖事，但不知天香门的弟子，是不是得罪了两位前辈，而劳驾两位前辈前来兴问罪之师？”

满天星淡淡一笑，皮笑肉不笑阴森森地说：“在下与凤梧兄是知交，随来助拳而已，与贵门的弟子无怨无仇。”

“那……两位……”

“为朋友两肋插刀，义不容辞。”

穷儒公良日芳向剑魔梁东海抱拳行礼，笑道：“东海兄别来无恙。”

“还好。”剑魔一无表情地答。

“东海兄与天香门之间、不知有何渊源？”

“贾姑娘是小徒的朋友。”

“哦！贤师徒既知天香门众妖女淫乱江湖，竟然与她们往来不怕有污吾兄清誉？”

“老夫为人清誉如何，用不着阁下担心。”剑魔乖戾地说。

他身后的年轻人冷哼一声，厉声道：“阁下说话小心了，在家师前说话，你敢如此狂妄？哼！”

穷儒嘿嘿笑，眯着一只眼睛问：“喝！年轻人真是血气方刚，一句话就受不了，要不得，你是剑魔的门人？贵姓？”

“俞兆鸿。”

“有其师必有其徒，不错，不错。”穷儒怪腔怪调地说，讽刺的口气极为明显。

“老匹夫可恶！”俞兆鸿怒叱，突然飞跃而出，剑魔一惊，掠出叫：“不可大意……”

金鹰也飞掠而来，狂笑道：“剑魔接招！”叫声中，金鹰爪已破空抓到。

剑魔以闪电似的奇速拔剑，出招，急如星火。

“铮”一声巨响，鹰爪抓住了剑。

“哼！”剑魔冷哼。“嘎”一声刺耳的金铁错鸣声暴起，剑虹倏吞倏吐，人影骤分。

金鹰连退三步，脸色大变，右胸出现了血迹，被刺了不轻不重的一剑。

一招分胜负，剑魔果然名不虚传。

剑魔屹立原处，断尾长须无风自摇，冷冰冰地说：“王寨主你仍得下十年苦功。”

金鹰脸色苍白，叫道：“贤弟们，咱们分了这老狗的尸。”

剑魔的目光落在不远处的俞兆鸿身上，鹰目中杀机怒涌，突然一声长啸，身剑合一折向飞射。

俞兆鸿的剑风雷俱发，看似声势甚雄，但却被困在穷儒的戒尺奇招中，左冲右突无法脱身反击，只能狂怒地封架，浪费精力吃力不讨好。

穷儒的身法八方飘掠，乍隐乍现，宛如鬼魅幻形，手中的戒尺点打挑拨似乎毫无章法，但每一尺皆从不可能进入的方向切入直取要害，一面出招一面狂笑，逗得俞兆鸿像是关入笼中的一头野兽，狂怒地大吼，就是摆脱不了奇幻的戒尺迫攻，快要疯啦！

剑魔突然加入，一闪即至。

灰衣太岁一声怪叫，在手疾扬，吼道：“不要脸的老狗！”

三把飞刀化虹而出，快得只能看到淡淡的虹影。成名的高手不屑使用暗器，但如果使用，那将是极端可怕威力奇大的歹毒玩意，灰衣太岁是宇内闻名的高手名宿，使的飞刀非同小可。

剑魔不愧称一代魔头，已发现灰衣太岁以飞刀袭击，但他急于替门人解围，不得不冒险急进，剑向侧挥出，人仍向前冲。

“叮！”一把飞刀被剑击落。

“嗤！”第二把飞刀掠过剑魔的背部，击破护身真气的声音令人闻之头皮发炸。

仅划破衣衫，好险。第三把飞刀间不容发地掠过剑魔的颈背，飞出五丈外去了。

这瞬间，罡风乍起，虹影飞腾，剑气迸发声如隐隐风雷，双剑一尺接触了。

匕声震耳，地府慈航茅彦飞射而入，楔入了如山剑影中，铁手一挥，左手剑招出“银河倒挂”，奋勇抡入救穷儒。

“铮铮……”剑鸣震耳，风吼雷鸣，好一场凶险绝伦的狠斗，各用上了毕生修为，行雷霆一击。

“嘭”一声，俞兆鸿跌出重重剑网，滚出三丈外，屈一膝跪起，脸色苍白血色全无，持剑的手不住发抖，无神的眼睛恐惧地注视着斗场的人。

另三人的兵刃交叉相对，各占一方，三个人皆脸色沉重，大汗不住从须脚向下流。

穷儒吁出一口长气，说：“茅兄，谢谢你。”

地府慈航沉声道：“公良兄，剑魔师徒联手以二打一，你值得骄傲。”

“哈哈！他们是情急拼命，顾不了身份啦！”穷儒狂笑道，这时候他还心情打哈哈。

“公良兄，你去收拾他的门人，兄弟要斗一斗这位号称剑道至尊的魔字辈名宿。”地府慈航沉声说。

白衣龙女突然喝道：“大家住手，听我一言。”

灰衣太岁阴森森地叫：“贱人，老夫问你，九江余家血案，你如何交待？”

“本姑娘否认这件事，那是你血口喷人。”

灰衣太岁大怒，一声怒啸，挺剑迫进。

白衣龙女一声娇喝，举手一挥。

凌云燕疾射而出、叫道：“老贼，姑娘还你公道。”

两人相距丈余立下门户，灰衣太岁冷笑道：“不是老夫以老欺少，这可是你找上老夫的。”

“老不以筋骨为能、你不必倚老卖老。”

“你是天香门的人么？”

“本姑娘凌云燕萧佩。”

“哦？四燕之一、老夫听说过你这个人。谁是彩凤贺竹君？叫她出来，你两人一起上，免得让人说老夫欺负你们这些后生晚辈。”

“老匹夫，你配本姑娘以二打一？少做梦，你那两手鬼画符……”

灰衣太岁几乎气炸了肺，无名火起，凌云燕的艺业，在江湖只配称二

流人物，在高手名宿眼中。简直不成气候、拳剑内功火候不登大雅之堂，今天居然狂妄得不像话，公然在这许多江湖上顶尖儿人物面前，说灰衣太岁威镇武林的艺业是鬼画符。

不要说是凶暴恶毒的灰衣太岁受不了、任何人也忍不下这口恶气。

不止此也，凌云燕竟一面说一面欺进，一剑点来。

灰衣太岁愤然如狂，一剑振出，想震断或绞飞她的长剑。以便慢慢宰割。

凌云燕就是要激对方发火，左手一扬叫：“小心天香！”

“铮”双剑接触。

灰衣太岁有备而来，早有预防天香的解药、根本不加理会。

凌云燕的剑突然脱手而堕，接不下一创。

灰衣太岁等不及收剑，左手已经探入叫：“你这贱淫妇……”

光华乍现。晶虹耀目生花。

凌云燕向下一伏，抓回长剑贴地侧射丈外。

光华倏隐，晶虹神奇地消失。

“噗”一声响，灰衣太岁的左手齐肘而折，跌落草地，五指在抽搐。

同一刹那，灰衣太岁并未感痛楚，长剑疾觉，袭击贴地掠出的凌云燕。

“嗤”一声轻响、剑尖在凌云燕的右小腿划开了一条三寸长血缝。

“老夫的鬼画符……嗯……”灰衣太岁叫，似乎还不知小臂已失，最后方发觉不对。

凌云燕一声娇叱，回身反扑。

灰衣太岁终于痛得受不了、急怒攻心，一声厉叫，剑出“飞虹戏日”，下杀手了。

可是、凌云燕已半途折向，从侧方掠走了。

“我的手！”灰衣太岁一剑无功、骇然叫。

在场的人，目光皆集中在剑魔与地府慈航的搏斗上，并未留意灰衣太岁与凌云燕交手，一个武林老魔与一个小女人拼搏，局势定然一面倒，不足一观，因此谁也不知道凌云燕是如何将灰衣太岁的手臂砍下来的。

灰衣太岁的惊叫声，吸引了所有的人，看清了灰衣太岁缺手，皆大感吃惊，全用难以置信的目光，向凌云燕注视。

“咦！怪事！”天池木客惊叫，声如乍雷。

叫声影响了作生死斗的剑魔与地府慈航，都以为有异事发生不约而同各自收招跃退。

双方的人，皆屏息着张口结舌、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，莫名其妙。

灰衣太岁的左手血液激射，血未能止住。

凌云燕作势进攻，逐步迫进。

满天星潘元瑞厉叫道：“这妖女会障眼法，汤兄退！人交给我，在下要用流星镖杀她。”

东面枫林中，突然踱出高翔与居天成，高翔步履从容，高叫道：“住手！你们如何拼搏，如何明枪暗箭屠杀、在下不过问，但杀白衣龙女与凌云燕，在下不同意。”

所有的目光，皆向他聚集。

他无畏地走近斗场，向凌云燕走去。

满天星进上，喝道：“站住！先表明身份，你替谁助拳？”

“在下谁也不助。”他含笑答。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在下是办案是。”

“办案？你是六扇门的鹰爪孙？”

“不要挖苦人，阁下。”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南京高翔。”

“噢！你是龙骧勇士……”天池木客讶然叫。

话未完，凌云燕向侧一窜。

人影一闪，高翔以出神入化的奇异身法抢先拦住了，喝道：“萧姑娘，你不能走。”

“这厮可恶！在下先打发他。”满天星大叫。

高翔转向满天星淡淡一笑，说：“阁下，你是不是认为你的流星镖了不起？你见识过七星联珠手法发射暗器么？你看！”

他的左手扣指连弹，七颗五花石向满天星飞去。

满天星是暗器大行家，吃了一惊，向左一闪。

“啪”一声响，一颗五花石在满天星先前所立处相撞，而另一颗已射向一闪至一旁的满天星。

满天星大骇，连换五次方位，退了两丈余，方避开了七颗五花石的神奇袭击。

众人惊呆了，鸦雀无声。

高翔的左手搓弄着几颗五花石，若无其事悠闲地说：“在下并不想伤你，给你看看而已。咱们无怨无仇，请不要管在下的事得罪了。”

满天星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做声不得。

剑魔鹰目喷火，举剑徐徐迫进。

高翔脸色一沉，向剑魔冷冷地说：“梁前辈，目下不是你我算账的时候。”

“哼！”

“你如果再进一步，在下便将江神庙的故事说出来，让大家听听，让大家评评理。”

江神庙六魔迫高翔，到头来剑魔断须，南山双妖毙命，讨不了好。这件事如果说出来，剑魔岂不羞死？今后不必在江湖上混啦！

剑魔凶焰尽消，沉声道：“下次你我生死一决。”

“在下在江湖恭候。”

“好，再见。”

“再见。”

剑魔带着门人俞兆鸿，如飞而去。

众人大惑不解，看得一头雾水。谁也不相信一个少年人，几句话便将大名鼎鼎的剑魔迫走了，但事实俱在，不能不信。

凌云燕又想走，高翔双手一张，笑道：“萧姑娘你不能走。”

凌云燕的剑伸出了，作势进攻。

高翔摇摇头，仍然笑道：“你如果你认为你比剑魔高明，不妨试试。你那巧手出匕偷袭灰衣太岁的绝活，天机已经泄露，不灵光了。”

“你……你想怎样？你我有过节么？”凌云燕问。

“过去你我没有过节……”

“那你……”凌云燕一面说，一面向后退，美丽的脸蛋血色迅速地消失。

“给我看看。”高翔徐徐跟进，伸手叫。

“给什么给你看看？”

“你那把用来偷袭的匕首。”

凌云燕苍白的秀脸、涌现了浓重的惧容，惶然问：“兵刃乃武林人防身保命之宝，为何要给你看？”

“你知道慈姥山的事么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凌云燕硬着头皮说。

“你的神色已显示出你在说谎。”

“啐！本姑娘岂是说谎的人？”

“你那把短匕首、是金陵三杰的老大擒龙手的幻电神匕。”

“胡说！”

幻电神匕四个字，令庐山三凶与黄山双奇一群知道慈姥山血案的人，悚然而惊。金陵三杰小人物，惊不了人、惊的是慈姥山血案，把南京闹了个风雨满城，官府目下出动了龙骧勇士缉凶，谁卷入是非之中，必将满身是非、谁也不肯惹火烧身自找麻烦。

黄山双奇首先向外退，他们不愿官兵去抄他们的黄山老巢。

白衣龙女早已得到居天成传送的消息，一见两人现身便知大事不妙。目下对头已畏事溜走，正是她置高翔于死地的大好机会，不假思索地喝道：

“毙了这鹰爪孙狗腿子，上！”

她不该操之过急，叫早了些。

灰衣太岁丢了一条手臂，怎肯善了？吼道：“贱淫妇，你该死！杀！”

他已裹好了伤，右手仍可运剑，杀字出口，挥剑直上。

黄山双奇不走了，一声怒啸，回身反扑。

天池木客与穷儒重视友情，自然也奋勇加入。

大洪山三鹰也想浑水摸鱼，也不甘人后冲进。

居天成是有心人，一看局势不可收拾，首先冲向白衣龙女，怒吼道：“你的末日到了，休走！”

白衣龙女怎敢不走？她已看出大事去矣！“铮”一声架开居天成的剑，飞退两丈，向林中一窜，逃之夭夭。

居天成衔尾追入，低叫道：“远走高飞，隐居避祸，候命行动。”

一追一逃，如飞而遁。

凌云燕也想走，但走不了，刚跃退丈余，高翔已如影附形跟到，喝道：“交出神匕，不可自误。”

凌云燕剑交左手，伸手急拔幻电神匕。

“噗”一声响，左手剑被高翔拍飞，右肩井已被高翔扣住了，右半身立即麻木。

她不甘就擒，抬左膝猛顶高翔的下阴。

双方贴身相搏，她这一记相当狠毒。可是高翔太过高明，双方的艺业相去太远，力不从心，膝刚抬起，高翔已将她向下按。腿抬不起来了。

她仍不甘心，左手抓向高翔的心坎要害，抓中高翔的右肋，但如触皮革，平时一抓可裂金石的抓力，碰上这种皮革毫无效果。

“噗”一声响，高翔一掌轻劈在她的左耳门上她立即晕厥。

灰衣太岁伤在凌云燕手中，根重如山，他在等机会要置凌云燕于死地，这时恰好抓住机会抢近。

尚未出剑，高翔已挟了凌云燕，右手伸出光华四射的幻电神匕，沉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“你想死？”

这时，人群已经追散了，附近只有天池木客和穷儒，两人关心灰衣太岁，并未追赶天香门的人。

灰衣太岁打一冷战，硬着头皮说：“老夫要这淫妇剖腹挖心，你得将人交给我。”

“不行！”高翔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你接得下咱们庐山三凶？”灰衣太岁厉声问。

“你们三凶接得下缥缈魔僧全力一击么？”高翔冷冷地问。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怎样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在下三会魔僧，平安无恙。”

“你真会唬人。”

“你以为剑魔是肯饶人的善男信女？”

“他……”

“他胜不了在下手中剑。在下如用幻电神匕，一照面便可能有人流血五步。”

“哼！……”

“不信你们上好了，你们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”

穷儒突然从例方冲到，戒尺如天雷下击。

人影一闪，双方交错而过，光华倏现倏隐。

穷儒掠出三丈外，右耳下方近颊处裂了一条缝，血流满颈，只差一分便可伤及藏血穴。

“再不走，休怪在下心狠手辣了。”高翔沉声叫。

灰衣太岁仍不死心，举步迫进。

高翔脸罩寒霜，厉声道：“不久前阁下带了从人，向天香门两女酷刑迫供，那时在下便想杀你，你这人性已失的老凶魔，你不死，日后仍有不少人要遭殃。”他快步急进。

灰衣太岁打一冷战，毛骨悚然向后退。突然撒腿便跑，大叫道：“快走，日后再说。”

穷儒跑得最快，急如丧家之犬。天池木客也不傻，惶然扭头狂奔。

“慢走，在下不送了。”高翔叫。

庐山三凶以为他骗人，如飞而遁。

他将凌云燕扛上肩，开始找寻居天成，亮声叫：“居兄，你在何方？你在何方……”

他向北走，先前他曾经看到居天成向北追白衣龙女。一面走一面叫，远出半里外仍然未听到回音。

在他经过一排枫树时，树下伏着居天成，手中有一把飞刀，几次相发出却又不肯出手，如果一击不中，岂不是一切都完了？

最后，飞刀并未发出，目送高翔去远，方自语道：“我必须杀了凌云燕”

灭口，不然大事去矣！这贱女人为何要留下擒龙客的幻电神匕？该死的淫贱货。”

他等高翔去远，方向前跟踪，久久方叫道：“高兄弟，兄弟在这里快来！”不久，两人回到天香门秘坛的山坡。

居天成盯着高翔肩上仍然昏迷不醒的凌云燕说：“高兄弟，人交给我带上，你去找秘坛的入口。”

高翔在正南山坡下的荆棘丛前止步，将人放下，举目打量四周的景物说：“秘坛内定然一无所有了，但咱们仍须下去看。”

“对，先找到入口再说。”

“咱们脚下就是地底秘坛的入口。”

“噢！你怎知道下面是入口？凌云燕招供了？”

“不久前我救了一位天香门的弟子，她被一个黑衣人追杀，几乎送命，我救了她。”

她说出了地窟入口的秘密。至于凌云燕，她的口供极为重要，得找个稳秘的地方好好问他，走脱了白衣龙女，是咱们最大的失策。但擒住了持有幻电神匕的凌云燕，却是丰硕的意外收获。”

“白衣龙女真那么重要？”居天成信口问。

“她是诱使神机堡主替她卖命，在南京搜集江湖人动静的主使人。上次神机堡主招出了口供。已被杀了灭口。”

“你知道不少消息哩！”

“凌云燕是白衣龙女的得力臂肋，而幻电神匕又是擒龙客的，擒龙客为了获得盗宝案的线案，单剑赴会却惨死慈姥山，神匕失踪，已在凌云燕手中出现，真是天网恢恢，咱们这次不虚此行，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小弟认为咱们已向主谋真凶接近了一大步，这件血案不久便可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。”

“也许凌云燕从他人手中夺来的……”

“她会招供的。”高翔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你打算用刑迫供？恐怕不可能呢，灰衣太岁在那两个少妇身上用了酷刑，结果仍然失望，天香门的人是不会招供的。”

“我会要她招的，要口供，酷刑有时并没有多大用处。凌云燕极为重要，我要亲自带着。来挑开那些半枯了的荆棘丛。”

他们找到了一个石环，拉动石环，便掀起了一块三尺见方的石板，这就是地底秘室的出入口了。

高翔向居天成笑道：“其实进不进去并无不同，白衣龙女已经逃掉了，至于逃向何处。在秘坛内绝对找不出线索的。”

“那……咱们何必来找？”

“下面中室秘坛的香炉内，藏着一块银制的银蛇。白衣龙女是银蛇令的持有人之一，但神机堡主并非受银蛇令管制的人，但却知道白衣龙女受人驱使，要他调查江湖人在南京的活动情形，只要将白衣龙女捉住，便可循踪追索管制她的人了，居兄下去将银蛇令取来，并随便察看下面有何可疑线索。怎样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下面没有人了，不怕受到伏击。我在外面戒备，免得被人封死了出路。”居天成不便反对，慨然答应下去走一遭，往下面一钻。匆匆走了。

高翔并不守在洞口、抱起凌云燕进入草坪，放下人将凌云燕弄醒，用上了阴阳使者传给他的迷魂传心术。

可是。这次他失败了，凌云燕虽被他行法进入迷魂状态，但答非所问，说的话语无伦次，东一句西一句全是些与情夫面首所说的脏话。

他只记得这淫妇所说的几个人名、其他的事不堪入耳，毫无价值。

问不出所以然，他最后总算有点醒悟，不是他行法不灵，而是天香门的女人经常与迷魂药为伍，歹毒的天香积聚下的毒素，令她们除非神智清明方可控制意识。神智一错，便一切走了样，乱七八糟说些自己喜爱刺激的事，完全不受外力所诱引。

迷魂传心术失效，他略加思索，便决定了另一步骤。定下了大胆的妙计。

他将幻电神巴重新替凌云燕佩上，收了迷魂传心术，悄然闪回秘洞口藏身，冷眼旁观静候变化。

不久，凌云燕的身影渐来渐近。她似乎对自己为何身在秘窟附近，而身上毫无异状的事大惑不解。在她的记忆中，分明已落在高翔手中，为何一切都变了？尤其是幻电神匕居然还在，未免太不可思议了。

她一面向秘洞中走，一面惑然自语：“怪！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刚才所发生的事是真是幻觉？姓高的人为何不见了？他不是要追究幻神匕的事么？难道……”

距洞口不足百步。突见居天成从秘洞口——跃而上。

高翔暗叫一声“糟”！低喝：“居兄伏下！”

可是，已来不及了，凌云燕扭头便跑，去势如风。

居天成怎知其中变故？讶然问：“咦？那不是凌云燕么？”

“不错，咱们小心跟上去。”高翔答，向侧一抄，从侧方跟踪。

居天成一头雾水，一面跟上一面问：“高兄弟被她逃掉了？”

“招了。”

“她招了些什么？”

“她要带咱们去找其他的帮凶，也许带咱们去找主谋呢。哼！她并不走贾家庄。”

放快脚程的居天成不得不慢下来，说：“高兄弟，我到前面去等，前后监视，她便脱不出咱们的掌握了。”

“好！居兄先走一步绕过去，别忘了沿途留下记号，今天就在东口镇会合。”

“这邀来的人呢？”

“放心，我会留下记号告诉他们的。”

居天成欣然地走了，赶到前面通知天香门的人准备应变。

到目前为止，高翔尚未对居天成有何怀疑，只是为了小心起见，他与江南浪子所订的计策，从不对第三者透露。他对江南浪子也要求极严，即使小枝节，也不许向手下说明，派人行事指定范围，只许万一情势恶化，方可有随机应变的特殊权力，只管遵命行事，不许问理。因此这次到黄州找白衣龙女，一直就顺利无阻，丝毫未发生意外。

居天成知道附近潜伏有不少高翔派出的人，因此也就提高了警觉，不敢妄动。

凌云燕确是向汉口镇走的，走得极为匆忙。

跟了三五里，高翔的目光，落在路右的一株树干上，距地三尺左右，有人用刀刻了一个十字。

他一脚踏在十字上，鼓掌三下。

五六丈外的草丛中，“唰”一声飞出一个穿褐青色衣衫的人笑道：“高老弟，请吩咐。”

来人赫然是白羽箭曹世纶。高翔闪入蹲下，笑道：“劳动前辈为传信使，真不敢当。”

“能为老弟效劳，在下深感荣幸。老弟知道前面五里地另一处联络站，是谁在负责么？”

“不知道，是……”

“巫山三煞的二煞卢翠卢姑娘。她居然肯屈任，委实是异数，她听说是为老弟办一，表示即使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。”

“哦！有她们三人在，大事定矣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请转告吴兄，我要凌云燕的口供、由她迫供，不怕凌云燕不招。”

“老弟，你找对人了。”白羽箭大笑着说。

“白衣龙女在咱们的埋伏圈外逃掉了。十分可惜，目下唯一的线索在凌云燕身上，因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要活捉凌云燕，三煞恐怕力不从心，我必须亲自出动，需找地方易装。凌云燕可能赶到扛口，是否会见她的人不得而知。她如果离开江口，有两条路。

因此，到团风镇与过扛赴武昌的两条路，皆须派人拦截，请三煞在江口易男装与我联络。”

“遵命，在下立即以音传讯。”

“还有，为防那鬼女人用金蝉脱壳计，这一条路也必须派人拦截。”

“是，保证不至于误事。”

“在下走了，一切小心。”

凌云燕并未在汉口镇逗留，登上了过江至武昌的流船，匆匆过江。

一艘小舟从上游渡江，上面坐着换了褐衣，脸上用了易容药的高翔与居天成。

而在凌云燕这艘渡船中，巫山三煞三位姑娘，变成了三个脸黄肌瘦的黑小子。

接着，大批神秘人物先后渡江而去，其中有易了容的江南浪子。

凌云燕并未在武昌县逗留。踏上西行至武昌府的大道。

次日巳牌左右，看到了群山起伏的辽夏山，这里距府城已不足七十里了。

凌云燕并不知已被跟踪，在山东麓的小径折入，直趋山东北再向西，沿登山小径疾走。

进入一座山峡，峰脚下出现三座茅屋，位于茂林深处，直至进入林中，方可发现屋脊。

三座茅屋倚山崖而建。接近至十余丈内、依然不见有人出现像是无人居住的弃屋；但屋前的空坪落叶已加以清扫，不像是无人居住。

凌云燕鼓掌三下，直至听到屋内也传来了三下击掌声，方举步向中间那栋茅屋走去。

柴门虚掩。她推门而入，信手掩上柴门上了门。

内间里巍颤颤出来了一个鸡皮鹤发老村妇，点着拐杖，眯着昏花老眼向来客打量，突然展颜一笑，说：“嗨！萧小妹，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……”

凌云燕委顿地坐下，苦笑道：“胡大姐，别取笑人了。掌门大姐来了么？”

“噢！掌门来做什么？地上月才经过此地……”

“咱们天香门大事不妙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总坛被人挑了。”凌云燕脸色灰败地说。

“此话当真？”胡大姐变色问。

“我是逃出来的。”

“哎呀！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一言难尽，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来的人马真不少。最糟的是南京方面出了大纰漏，掌门上月接到信息，要本门的姐妹赶快转明为暗，不要再在江湖上露面。掌门先至总坛以北各地分坛巡视，关闭各地分坛，刚返总坛尚未西上，龙骧勇士高翔已经赶到，如不是总会的金地内坛使者及时传信，掌门恐怕要遭不测哩！难道掌门至今尚未赶来，莫不是路上有变么？”

胡大姐脸色大变急道：“糟！他们会不会找到此地来呢？”

“不会吧，他们并不知本门的各地分坛所在地，不然九江附近的分坛早就被挑了。”

“很难说，如果掌门要前来本分坛，那么，谁敢保证龙骧勇女不会跟踪而至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哼！恐怕你也被跟踪了呢！”

“不会吧……”

“快！我们快到北山，到神魔谷去躲一躲。”

“到神魔谷？你不要命了？”凌云燕惊问。

“我已经与八荒神魔的三弟子林昆攀上交情，到他的谷中避难当无困难。”

“大姐，你分坛的姐妹们呢？”

“你真傻。除了聚会日，谁来荒山秘坛长住？只有我和朱、王两位小妹驻守。”

“她们呢？”

“在外面警戒。”

“咱们这就到神魔谷躲上一躲，事不宜迟。”

“好，说走就走，我去叫她们两位进来。”

蓦地，门外有人低叫道：“东面来了三个人，南面也有两个，打扮是村夫，但举动可疑。”

“快叫文湘妹撤回，赶到神魔谷暂避，快！”胡大姐急叫。

两人立即入屋，将地下室封死，带了些金银细软，在后门会合了撤回的两位村妇打扮的人，匆匆北行。

山北有一座小山谷，古林密布，怪石峥嵘，当地的人皆称此地为鬼谷，说是里面有可怕的鬼怪，入者有死无生，附近十里内无人敢近。在最近十年来，数十里内的村民，甚至更远的村庄，敢来江夏山采樵的人少之又少，更

不敢接近神魔谷找死。

高翔并不急于擒住凌云燕，要等凌云燕领他走找更重的人。

他发现那三间茅屋之后，便知道已有所收获了。

两人沿四女留下的遗痕，一步步接近了神魔谷。正走间，居天成向左一指，说：“高兄弟，你看，那是什么？”

他们所立处，是参天的古林，林下藤萝密布，视度不良，视界有限得很。

左方五六丈树影中，有衣物徐徐晃动。

高翔心中一动，拨开藤萝走近，不由一惊。

地下，有三副尸骨，衣物早已腐化，皮血被虫蚁啃光，只剩下三副灰白色的骨架，必须拨开草方可看清。树干上，一根木钉钉了一块木牌，上面用烙铁烙出八个大字：“神魔之谷，擅入者死。”

横枝上，倒挂着一具尸体，已经风干了，接近至两丈内尚未嗅到尸臭。

高翔摇摇头，苦笑道：“这里被人占据了，在此惨杀无辜，将山林划为禁地，必定是江湖上的可怕人物。居兄，你知道神魔这人的来历……咦！你的脸色……”

居天成不但脸色苍白，而且在发抖哩！脸上惧容清晰可见，一看便知被吓惨了，用恐惧的目光不住向四周搜视，毛发森立如见鬼魅。

“快退！”居天成打一冷战说，扭头便走。

高翔一把将他拉住，说：“慢走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这……这里是……是江夏山。”居天成答非所问。

两人都没走过这条路，并不知这座山叫江夏山。

“江夏山又怎样？”高翔问。

“江夏山的神魔谷，入者必死。”居天成惶然地说。

“那是木牌上烙的字。”

“那是八荒神魔的隐修处。”

“他是什么人？”

“他姓李，名崇阳，是唯一敢与早年宇内三大高手拼搏的人，与凶名昭著的白无常同辈，凶残恶毒神愁鬼厌，快走，走慢了老命堪虞。”

高翔兴奋地说：“妙极了，这老凶魔必定是南京血案的主谋人。”

“你……你还不知道主谋人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居天成心中一宽，心中一转，说：“这件事如果是八荒神魔主谋，放手也罢。”

“放手？”

“谁惹得起这老凶魔？我……我禁不起他一个小指头一击，你也不行。”

“不要长他人志气。”

“我……我怕，我要去……他 6 他会将我吊在此地示众的走吧。”

“这样好了，你不要进去……”

“笑话！”居天成拍拍胸膛，又道：“你如果要进去，我怎可怕死躲避，没话说。”

“舍命陪君子，我也去。”

高翔淡淡一笑，说：“你不要去，我如果真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替我收尸好了。万一神魔谷的人出来，你必须及早撤走咱们在府城黄鹤楼前会合，以

三天为期，如何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一言为定、我进去了。”高翔一面说，一面将剑改负在背上，匆匆走了。

居天成目送他去远，心中暗骂：“这小畜生太不知自量，死在神魔谷也好，免得咱们费心，但愿他死在八荒神魔之手，天下太平。”

他向外退，一面自语道：“我到武昌安排一下，万一他不死咱们好准备埋葬了他，他不死，咱们水无出头之日。”

他往山林中一钻，溜之大吉。

高翔独自入谷，在一处山泉下洗去易容药物，恢复本来面目循足迹探道而进。

身后枝叶响动，一个褐影飞掠而来。

他倏然转身，回身反扑。

双方又突然收势，褐影是大煞卢碧，惶然低叫：“高爷！还不退走？”

“哦！卢姑娘，为何要退走？”他问。

“你看见那些骸骨与警示牌么？”

“看到了……”

“那八荒神魔艺臻化境，凶残恶毒，除了老一辈的字内三高人，谁也禁不起他一击、何苦轻生涉险？”

“已经知道他的底细，我不能知难而退。”

“但……”

“我会小心应付的，谢谢姑娘的关心。”

“不行，我们得另行设法，多找些高手前来，急不在一时。京师三雄在南京等你的消息，用快舟传信，来回有半月工夫也就够了，有他们前来相助……”

“高爷……”

“请不必为我担心，无论如何我得前往探看，山高林密，容易藏身，即使我胜不了老魔，脱身谅无困难。”

大煞卢碧一咬牙，说：“好吧，我陪你走一趟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至少，我可以替你把风。”

高翔坚决地摇头，说：“谢谢你、应付艺臻化境的高手、多一个人便多一份顾忌，一步走错全盘皆输，使不得。你快请吴兄将人分派在山四周要道，监视山中人的举动，尤须注意凌云燕的去向，不可有误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姑娘请转回……伏下，有人来了。”

两人刚向下一伏，右面密林中“唰”一声响，腥风触鼻。枝叶摇摇，窜出一头白额巨虎来。

大煞卢碧左手一扬，一把飞刀恰好贯入巨虎的眉心。巨虎声咆哮，凌空而起飞扑而来。

两人左右一分，“嘭”一声大震，猛虎摔倒在地。大煞匆匆地说：“这是老魔看守谷口的猛虎，虎吼声已将警讯传出了，咱们快退，还来得及。”

她拔回飞刀，扭头便走。高翔却不走。说：“在南京，在下曾经两次与那位主谋人交手，当然他很了不起，可是在下并不怕他。你走吧，快。”

声落、他身形一闪、隐入密林深处。

大煞卢碧只好黯然退走，她知道自己绝对不可能活着离开神魔谷，进去容易，出来便难了，必须及早脱身。

刚退了百十步，前面一株大树后，突然闪出一个浑身裹在虎皮内的人，虎皮头罩，虎皮衣裤，佩了长剑，只露出五官，劈面拦住冷笑道：“阁下，你已经进入本谷半里地，还想走？”

她感到毛骨依然，心向下沉，火速拔剑戒备。

对方一步步走近，高大的身材令人有不胜负的感觉，比她高了一个头，像是小鬼见金刚。

她把心一横，定神打量对方。她终于看出有异了。对方那双眼睛显得明亮，黑白分明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年轻得很，决不是曾经横行天下将近一甲子、目下该已届耄耋之年的八荒神魔。

“阁下贵姓大名？”她沉着地问。

“你反正要死了，何必多此一问？”对方阴森森地说，已迫近至一丈左右了。

“阁下不嫌说早了些？”她硬着头皮。

“早不早你自己明白。你是追踪凌云燕而来的人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你是南京高翔？”

“你也不必多问了。”

“但你是女扮男装的人，不可能是高翔。”

“阁下好眼力，一眼便看清了本姑娘的身份。”她吃惊的说。

“你是丢剑投降呢，抑或是要在下动手擒你？”

大煞已猜出对方不是八荒神魔，胆气一壮，一声低叱，出其不意抢制机先出招。“寒梅吐蕊”洒出了重重剑网，攻向对方的胸腹要害。同时左手一扬，一把飞刀化虹而出。

对方冷哼一声，左手伸两指挟住了闪电般射向鸠尾要害的飞刀。

大煞只感到对方那一拂之下，如山暗劲压到，束住了剑势，剑透不出反而向后退，直迫同腑的可怕潜劲涌到，迫得她呼吸困难，肌肉压缩浑身发麻。

她连退三步。脸色泛灰。

对方扬了扬获的飞刀，冷笑道：“你根本接不下一掌，刚才在下只用了六成劲。”说完，举步迫进。

大煞心胆俱寒，斗志全消；猛地向例飞跃两丈，撒腿狂奔。

虎衣人一声狂笑，丢了飞刀说：“瞧，她竟然想逃走呢，真是奇闻。”

大煞的轻功超尘拔俗，在江湖颇有名气，但今天她碰上了敌手，只逃出一二十丈，身后喝声震耳：“你还不乖乖就范？”

她不假思索的向下一仆，奋身急滚。只感到背脊生寒，气血浮动，如果稍慢一刹那，后颈便要对方抓住了。

“哦！”人讶然叫，止步笑道：“你这种懒驴打滚的应变身法倒也高明哩！”

大煞躲在树后，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蓦地，她眼中一亮，看到虎衣人身后的树下，幽灵似的无声无息站起一位绿衣小姑娘。

小姑娘手中，突然飞出一条爬山用的小指粗丝绳，神奇地套住了虎衣人的脖子，向后猛拖。